

## 月明之时 未必星稀

王静

苏子曰：“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而我却认为，月出于江海之上，徘徊于你我之间。至少，今夜是如此。

今夜的中秋与以往不同，今夜的我逃离了砖瓦的束缚，今夜的我来到了乌篷船上。

伴随着橹声咿呀，月亮升起来了，从江海的尽头升起来了。月亮是在江海那里淘洗过吗？月盘是那样明亮，月光是那样清透。照亮了屋顶上的青瓦，照亮了弯弯的石拱桥，照亮了岸旁的垂杨柳，还照亮了乌篷船与我。

摇啊摇，乌篷船载着我，划向月亮的方向。

汨汨的江水，融着月光，泛着桂花和柳叶的香味。白的、黄的、粉的落花散布在江面上。暗潮每一次涌动，落花与月光也跟着涌动，就像亿万颗明晃晃的碎钻翻滚在江面上，其间还妆点着白的、黄的、粉的宝石。

摇啊摇，乌篷船载着我，划向月亮的方向。

长长的柳丝拂过乌篷船时，岸边传来了孩子稚嫩的声音，我细细地听着，一个小女孩问：“月亮上真的有人吗？她能看见我吗？”

“有啊，她应该能看见你。”她的父亲含笑回答。

我想起多年前的中秋节，我的父亲也曾伴在我的身侧。

他说：“我有个故事，要讲与你听。”

“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吗？我早就知道了！”我不屑地嬉笑。

“你可真是个俗人！”父亲反将一军。

我不服气地问：“那你说，是怎样不俗的故事？”

父亲得意地一笑，他说，唐玄宗曾经在一个道士的邀请下游过月宫。月宫寒气袭人，建筑恢宏大气、富丽堂皇，比皇宫还要震撼几分。唐玄宗还没来得及感叹，就听到美妙悠扬的音乐响起，几百名仙女跟着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优美的画面让唐玄宗惊叹不已。

唐玄宗回去后，马上召来乐师和舞女，亲自教导编曲和排舞，遂成《霓裳羽衣曲》。

我在一旁听得入了神。唐玄宗真的去过月宫吗？父亲从没有回答过，他只会故作玄虚地说：“天机不可泄露。”

后来，我只要看到明月当空，就会不由自主地思索这个问题。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晚身上披着月光的父亲。

摇啊摇，乌篷船载着我，划向月亮的方向……

终于，橹声停止了咿呀，我也停止了追月。要下船了，我万分不舍。此刻，月光华照，天地一色，我多想和万物融在一起，融在黑夜的银光里。

我掬了一捧江水，也掬了一捧今夜的月光。我想把这捧月光带上岸，带给父亲看看。于是，我小心地走着，走着。可是，月光还是从我的指缝里一点点地流走了。好可惜哦！父亲却对我说：“你的手上其实还有些残月。”我把手张开，发现湿淋淋的手上正反射着深深浅浅的月光。

我笑了，父亲也笑了。

快到家时，我仰头说：“月明之时，果然星稀。”

父亲却说：“那可未必，你听，星星在地上。”

我驻足听着，我听见蟋蟀的叫声从周围的夜里传来，高低起伏，不曾停歇，就像夜空中一颗颗忽明忽暗的星。

我说：“看来，我不仅是个俗人，还缺少一双善于发现光的眼睛。”

父亲听我说完，他笑了，我也笑了。

## 外婆的旧布鞋

熊海龙



外婆最爱穿布鞋，她说布鞋凉快且轻巧，经济且实惠。在外婆的影响下，我打小也喜欢穿布鞋。我尤其喜欢穿上布鞋在山间奔跑，因为布鞋没啥重量，所以会让我产生一种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

但布鞋也有缺点，那就是易破损，尤其是在干农活的时候。若是干多了砍柴、挑水、施肥、喂猪的农事，鞋尖那块，总是容易破损。这也好办，用布缝一下即可。起先穿着缝补过的布鞋并未觉得不妥，可在乡镇读书时，看着同学们清一色的运动鞋，再对比自己脚下缝补过的布鞋，便死活不肯再穿了。没办法，外婆只好再给我缝纳新的布鞋。布鞋的制作材料特别简单，一双白色泡沫鞋底，外加两块布和针线就行。当我从寄宿学校回家的时候，外婆便已经给我做好了夏、冬两季的布鞋。与夏季不同的是，冬季布鞋内部加了一层厚厚的绒。

可我却并未有多大的欢喜，因为布鞋另外一个缺点也很明显，那便是不防水。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实际使用的需求，我穿布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可外婆却依旧坚持每年给我缝纳新的布鞋，直到外婆去世，我已经积攒了很多双布鞋了。

去年携妻返家，去给外婆扫墓时，顺带去瞧了瞧外婆的旧房屋。房屋已经倒塌了，并且杂草丛生。我踩着杂草，绕着房屋走了一圈。在倒塌的柴房处看见一只白色布鞋跟，我使劲抽出来一看，沾满泥土的旧布鞋上缝着一块布，布上有朵小红花。那是外婆的布鞋，那块花布还是我帮外婆特意挑选的，也是在外婆的指导下缝补的。那双被我缝补过的布鞋，是外婆常穿着的，也是外婆穿人便炫耀着的。

之所以布鞋会在柴房，应该是外婆去世后，长辈们按照习俗，给稻草人穿上外婆生前常穿的一套服装。之后稻草人和外婆的遗物放在柴房等待焚烧，或许那个时候遗忘的吧！我拿着那只旧布鞋来到外婆坟前，用石头在旁边凿了个坑，将那只鞋放进去掩埋好。我想外婆更愿意这块布鞋与她在一块吧！

回到家后，我在网上购买了几双布鞋。收到布鞋后，忽然有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觉。以往每年有新布鞋穿时，我不稀罕穿，现如今想穿了，给我缝纳布鞋的外婆已经不在。于是我开始怀念起那些简单却充满爱的日子，怀念起外婆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缝制布鞋的身影。其实很多至理名言，我们打小就学过，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却还是晚了！



网东公路一侧，屋舍田畴俨然

## 地名记忆

## 再上东文桥

刘正平

2023年，攸县政协拟搜集全县古桥的历史文化，编纂成书，指派我去网岭镇东冲村找一座古桥。

东冲，曾是我去外婆家必经之路。有点朦胧的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才八九岁，跟着娘，爬过一座大山，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道，沿东溪江而下，约半里，江上有座小桥。走得精疲力竭，常坐在桥边的挡墙上喘息。后来公社有了连接106国道公路，随后大队也修了去公社的公路，宽阔平坦，且可乘车，就改走公路了，尽管要比翻大山抄近道远了许多。

难道要找的就是这座小桥？六十多年过去了，能记得起来的只有桥面两边的条石，在太阳的暴晒下热烘烘的，很烫屁股。桥边有口古井，井里的水冰凉冰凉，透着丝丝甜味。

立刻驱车前往，找上该村村委会负责人。负责人是位四十开外的壮汉，连连搔着板寸头：没见过什么古桥呀。我陡然如跌入冰窖。已过去六十余年，古桥坍塌或被拆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既然专程而来，必得弄个水落石出。见我心有不甘，仍刨根问底，“板寸头”建议，找个“老东冲”问问吧。

沿着东溪河边宽阔的公路直上。“板寸头”说：这一溜长冲叫东冲，原称东冲生产大队，后来称东冲村。是个典型的贫困村。那年，要和我们村合并，我们都觉得太亏。两村合并后，叫北联村。

我新奇地瞅着车窗外，两旁的许多山头被削平，就着山势，圈成了一块块厂区。恍若隔世，找不到一点儿时记忆。不禁犯疑：这么好的地方，你们还吃了亏？

“这是近十多年才有的变化。”“板寸头”眼中闪烁着一种喜不自禁的光芒。“世事难料。2011年，网东公路开通，从网岭镇至株洲深口区的东冲镇，穿越东冲西南边的山岭而过，许多大中型企业纷纷来这里落户。”

堵车了，前面有个小集市，车来人往，熙熙攘攘。“板寸头”指着一大片厂区说：这是湖南远大水泥厂，占地523亩，年产水泥200多万吨，余热发电5500万度……

小车绕过一辆辆载重大卡，缓缓向前移动。他一手指着路边的厂家，如数家珍：亚美生物科技、利涛环保建材厂、乐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祥林大公司、坤达包装厂……

“全村在各个企业的固定工人就有800多人，每年工资达3440余万元。许多人纷纷在厂区近旁开办超市、饭店、宾馆、棋牌室等，大家都抖（编者注：富裕）起来了。”

山坡上茂密的竹丛中一幢小楼。“板寸头”告诉我，这是文方正老师的家。文老师年已八十有七，仍身骨子硬朗。在东冲小学任教四十多年，一直到退休，从没挪

过窝。东冲的陈年旧事，如果她不知道，也不用问其他人了。

被竹丛遮掩的房间里有些阴暗，亮着灯，满屋子很凌乱。两只桌子并放着，上面堆着报刊、古籍、族谱等资料。闻听我们的来意，文老师立即领着我们走下山坡，跨过东溪江上宽阔的平板大桥，横过田垌，来到对面山下的一长溜洼地，指着一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说：这里原是东溪江故道，古桥就在那里呢。2002年，东溪江截弯取直，全线改造，江道和道路就都移到了我那屋边。

“板寸头”立即到近旁的农户家借来一把砍刀，锈迹斑斑的，很钝。啪啪地砍了老半天，才露出古桥的全貌——花岗岩拱造、单孔、长7.3米、宽1.84米，很矮，下部几乎被泥沙掩埋。桥额上横刻着“东文桥”三个大字，右下角一行竖写的小字，“光绪丁丑年造”，已经历了百余风雨沧桑。

文老师说，东文是地老公的堂伯父，这座桥便是堂伯父建造的。堂伯父是开屠房的，突然全身长着疥疮，到处求医问药，久治不好，疑杀生过多，上苍怪罪，便倾其所有，修造这座桥，行善积德，祈求神明宽恕。

“每块石头都是从十几里外的仙石村抬来的。基脚很深，挖了好几天仍不见底，成了一个丈余深的泥潭，没法再往下挖了，只好砍来大松树，锯成一筒筒，横垫在泥浆中为墩基。桥整体都是桐油搅拌石灰黏合花岗岩砌成的，修了两年多才完工。”

我瞅着布满柴茬子的桥面，心里寻思。这哪是儿时去外婆家的桥呢？那桥面是青石板铺的，桥两边还有挡墙呢……

文老师解释道，从前桥很高，为行人安全，两边各砌着一尺五寸高、九寸宽的挡墙。一条古道自江西萍乡至攸县柏市、经黄丰桥、官田、网岭，过东溪江，去横山、湘江桥和株洲的渣田、朱亭。1989年，村里有人买了汽车搞运输。桥太窄，过不去。量了量桥面加两边挡墙的宽度，刚好够得着汽车的前后两轮，于是使用泥沙将桥面填高，与两边挡墙齐平。每逢汽车过桥，对司机都是一场大考。两人隔桥相望，一人瞅着前轮，一人瞅着后轮，眼睛睁得牛眼大，不断地打着手势指挥，弄老半天，司机吓出一身臭汗，车轮才正好擦着桥边过去。

2008年，特大山洪，桥墩基被洪水冲刷，裸露出桶大的树筒子，村民抬去做家具。乡间民谣，水浸千年松，这话不假。在水中浸泡百多年的树筒子鲜红鲜红，又硬又韧，比现代的新木料还结实。

桥被废弃后，每逢暴雨，村民都来桥墩下找松树苗。几年后，桥基几乎被掏空，但桥体仍屹立不倒，只是整体下沉了一些。你说奇不奇？



东冲一带绵延的山岭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 我的野菜情结

吴玉艳

我素来对野菜情有独钟。每年开春，逮着空，我会去郊外采些小笋、蕨菜和蒲公英，回家洗净，清炒或凉拌。在我心里，若不整点野菜进肚，春天就像缺胳膊少腿似的不完整。以我的经验，炒野菜时，最好放猪油，猪油的独特清香和野菜的略微苦涩，就像性格互补的情侣，中和在一起，才是完美CP。去外面吃饭，倘若见着笋子、水芹菜、红苋菜、鱼腥草或马齿苋时，我自然不会放过，总要点上一份大快朵颐。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横山横岭药博园品尝到的道地中药材搭配野菜的特色药膳：桑叶饼、荷花饼、干艾焖土鸡、油炸南瓜花、山楂大枣鲫鱼蹄汤、紫苏枸杞煮活鱼、空心菜炒马齿苋。满大菜子的花花草草，艺术品般的，我呆住了，迟迟不忍下筷。那些野菜好比是身处深山素颜朝天但天生丽质的女子，经慧眼识珠之辈精心包装调教，成了女神一般。一番巧搭，野菜的形象和身价立马飙升好几个档次。原来野菜还可以这样做，我第一次彻底颠覆了对野菜的粗浅认知。看来，搭配、出新，太重要了。

我对野菜的偏爱，跟童年的经历有关。

小时候，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家务农，我家这种情况被称作“四属户”，也叫“半边户”。“四属户”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优越和和气。

那年头，靠劳力、工分吃饭。工分少，就得拿钱去领口粮。我家孩子多，哥哥姐姐还在读书，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工分很少，口粮定量又低，我家每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青黄不接。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的工资少得可怜，加之父亲身体不好，每月刨去医药费、人情往来和家庭日常开销，便成了“月光族”，自然交不起生产队的“口粮钱”。

相反，由于父亲吃“国家粮”，拿固定工资，更遭乡邻嫉妒。每年称口粮时，队长就会当着村民的面用揶揄的口吻大声对母亲说：没钱？不晓得去找你家“钱桶”？父亲被他们背地强行冠以“钱桶”之称，是因为大概在队长和村民眼里，银行是父亲开的，金库里的钱可以随便使。可实际上，在那个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的年代，还有诸如烟票、糖票、茶叶票、肥皂票等，光有钱不行，没有“票”便寸步难行。银行，这个现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职业，在当时远不如百货公司吃香，甚至不及摆摊卖肉的屠夫。母亲是个勤劳好强之人，听不得乡人夹枪带棒的冷嘲热讽，便带着孩子们搞野菜充饥，采草药、捉鱼虾、摸田螺和烧木炭换钱。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后，日子才稍有些起色。

记忆中的乡下老家，无论田埂下、山坡上、小圳边、菜地里、道路旁，哪哪都是葱郁肥嫩而又生机勃勃的野菜。几岁时，母亲便教我辨识、采摘各种野菜：蘑菇、地衣、蕨菜、小笋、冬笋、春笋、胡葱、毛葱、野蒜、紫苏、艾叶、洋姜、香椿、水芹菜、鱼腥草、车前草、蒲公英、苦苣菜、马齿苋、栀子花、木槿花等。最高兴的是采蘑菇，清晨，挎上小竹篮，连蹦带跳地跑去屋后的山上，昨夜下了雨，那些顶着青绿色光泽的小家伙，在落满灌木和松针的腐叶中，迫不及待地纷纷探出头来，我喜不自禁地将这些宝贝收入囊中。回家后，母亲变戏法般把刚才还裹了烂叶粘着泥土的蘑菇做成一碗鲜香四溢、回味无穷的美食。摘了毛葱，母亲就从灰暗角落的白瓷罐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枚鸡蛋，只记得，弥散在整间屋子里毛葱煎蛋的扑鼻香气，还没吃，便满口生津。门前坑岸处，长着一大群极不起眼的野菜，因它的果实酷似药铺的天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麻，我们便自作主张，管它叫“野天麻”。母亲挖它时，我像尾巴似的紧跟其后，有时也抡起小锄头挖两下，表示出过力。“野天麻”轻贱，无需任何人松土施肥，自会疯狂生长、硕果累累。后来才知道，它叫洋姜。洋姜生前其貌不扬，“死”后却是个爱闹腾爱刷存在感的主，吃完它，会不受控制地放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屁，很是让人尴尬。这时，母亲便笑着说：打个屁，松口气，放屁是好事哩。

老屋的右侧，有一大片竹林，记忆中的很多片段，很多欢乐时光，都和那片竹林有关。冬天自然是挖冬笋，夏天，我和小伙伴在竹林里追逐嬉戏，把竹子当钢管，像泼猴一样上蹿下跳来回翻腾，累了，躺在竹林里，竹林摇曳、光影斑驳、鸟唱虫鸣，伴随着阵阵温暖舒适的山风，很快进入梦乡。母亲养的那只小黑狗，忠心耿耿地趴在边上……

小时候，特别喜欢去二姨家，一来二姨的女儿跟我年龄相仿，有玩伴，二来她家门前有一棵让我心心念念的香椿树，每次在她家吃完香椿煎蛋后，还要捎些回来。后来再去，发现那棵被我当成宝贝一样的树被砍了，我着实生了一段时间闷气，气她们容不下一棵树，气她们不懂人间美味。9岁那年，父亲把我接到他身边上学，菜少的季节，父亲带我去摘鸭跖草、小笋子和红薯叶。父亲上班的网岭储蓄所破旧简陋，几间房子一眼望到底，赶上饭点，前来办理业务的储户瞅着碗里问：吴会计，这啥菜？（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红薯叶是拿来喂猪的。）我有些难为情，而父亲一边乐呵呵如实地回答“红薯叶”，一边起身为储户服务，从不厌烦。储户走后，父亲对我说：不偷不抢，有啥不能说的？1989年，父亲一病不起，在人民医院住院时，父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对同房的病友说：死，我不怕，我就是放心不下尚未成年的小女。那年的秋天，老家屋后的竹子，我们挖冬笋的整片竹林，全部开出淡黄色的小花，母亲忧心忡忡：竹子开花，可不是啥好兆头啊。终是那年秋天，与病魔抗争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撒手人寰。

毕业回到攸县，我和母亲住在建设路游鸭坡的大杂院，才知道有“三月三，荠（地）菜煮鸡蛋”的习俗。于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母亲学着邻居的样，扯一大把开着白色小花的荠菜，洗净，放两枚鸡蛋，煮上一锅地菜鸡蛋汤，我总爱在汤里搁少许白糖。咬一口滑嫩Q弹的鸡蛋，再喝一口飘着淡淡青草香的黄绿色温热微甜的地菜汤。那种来自食物单纯的喜悦和满足，足以让我幸福一整天。小时候，和母亲去扯笋，母亲说，笋子是富贵菜，得放肉，放肥肉，要不然，你吃它，它吃你。母亲转而低头叹了口气说：可那个年月，平日常说别肉，连油也很少见。大多数时候，母亲带着孩子们吃腊锅（无油菜）。2023年春，历尽苦难饱经风霜的母亲，也离我而去。每年春、夏季，各种野菜恣意生长。小时候吃野菜，是果腹，而现在，更多的是念想。因为在不起眼的野菜里，深藏着父母辛劳的身影、纯朴的味道和浓浓的爱意。